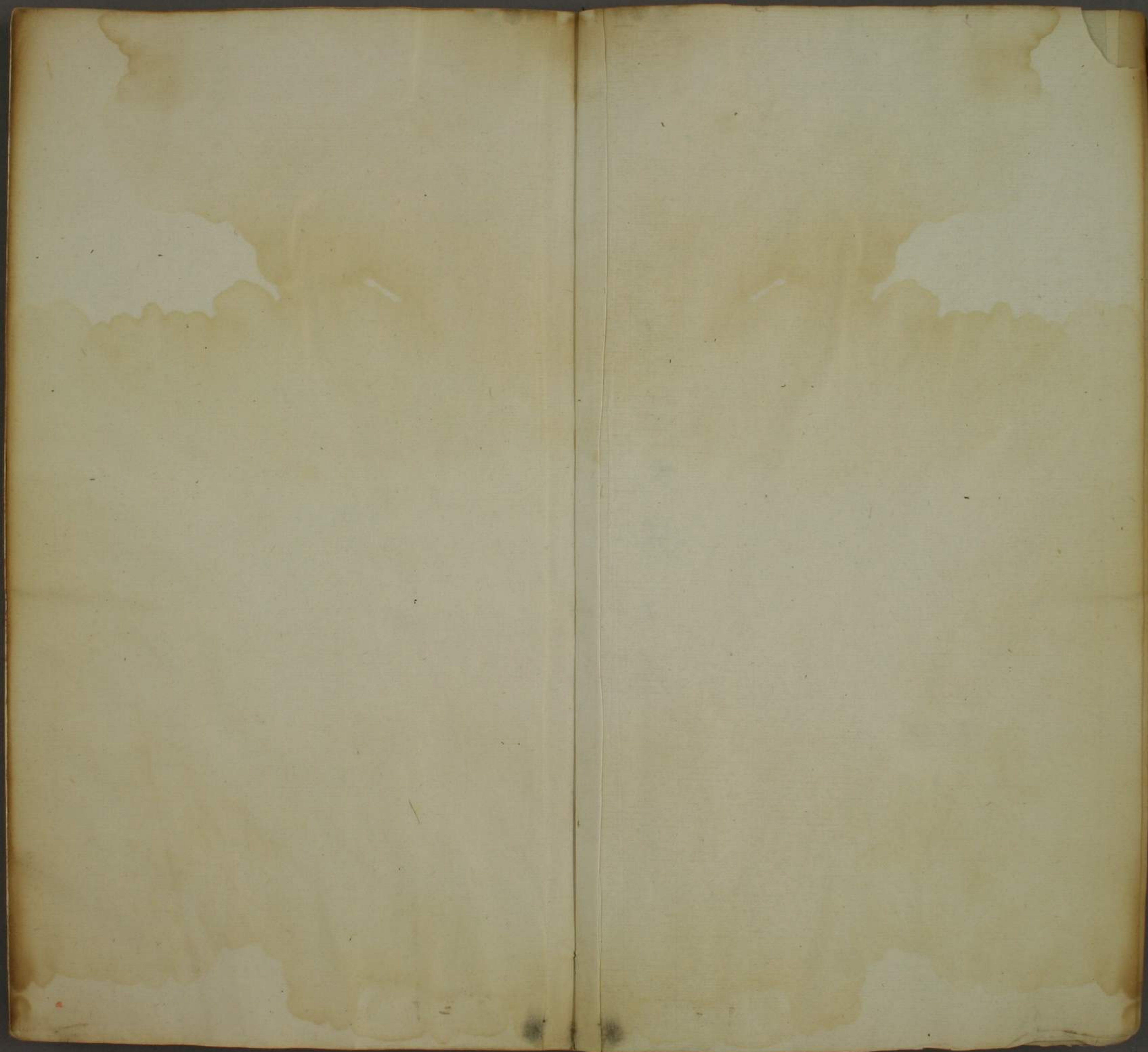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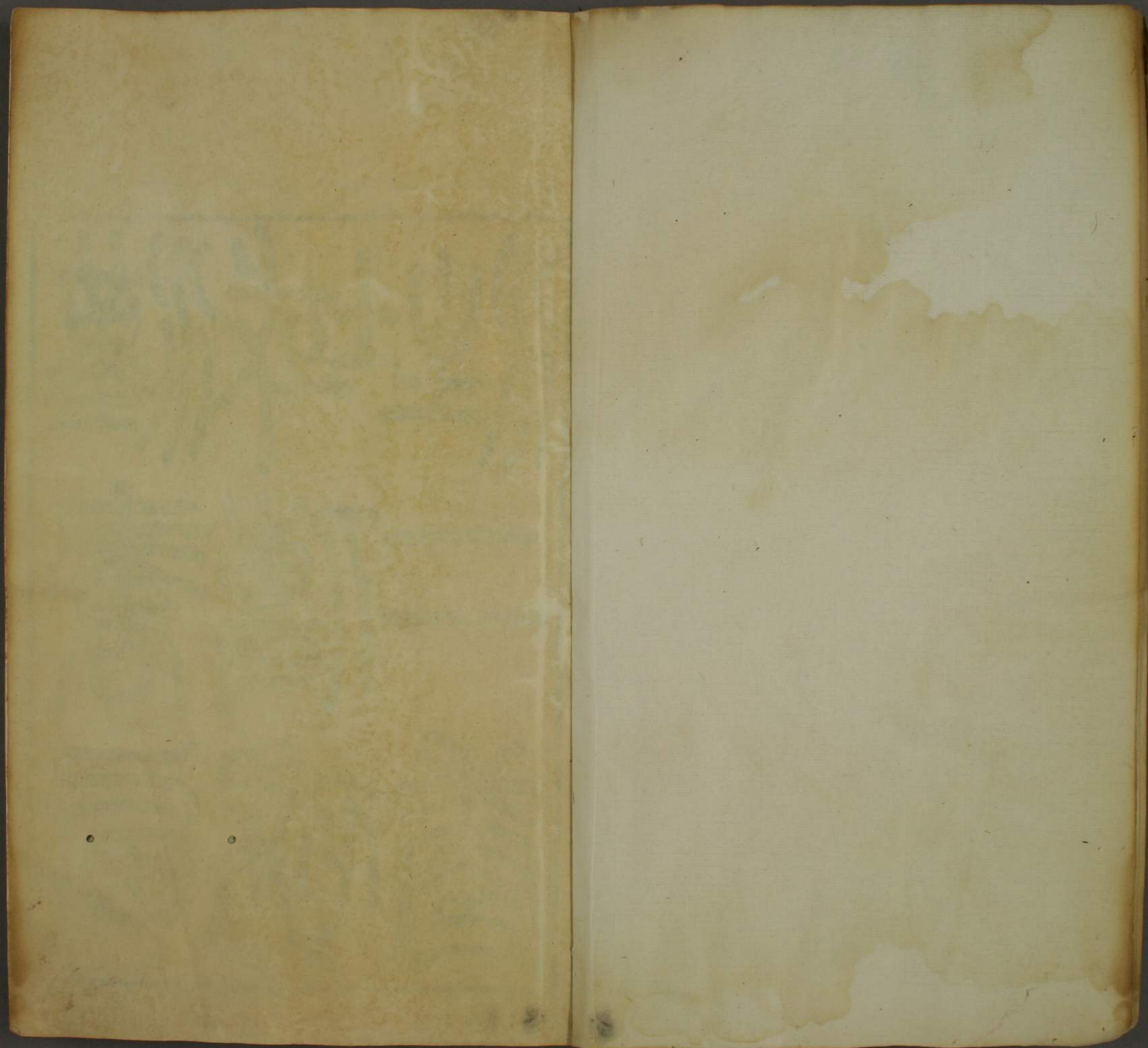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right page.





漢書西域傳補注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指綜事類切直形勢
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湊轂如指植掌昔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
思精為天下之奇作星伯此註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謫戍伊犁六年
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即所經覽證引往說而為此注夫
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
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謫
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
之道光九年十一月陽湖張琦

特 5 巳 儿
100
4

漢書西域傳補注

明治 年 月 日

張琦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大興徐松學

西域傳

補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古音國讀

宛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按通鑑太初三年貳師將軍誅

宛王漢通西域應在是年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是西域之通在史記後史公但據張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

宛傳班固撰漢書乃分大宛傳為張騫李廣利兩傳又採錄舊文益

以城郭諸國創為西域傳叙傳云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

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娒娒公主迺女烏

孫使命迺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

奉朝貢各以其職是也顏君作注卷第六十六上師古曰烏孫國已

義或末備有所引伸以補曰別之卷第六十六上後分為下卷補曰

孟堅漢書紀表志傳合為百篇顏君作注雖依舊目而文之繁重者

每篇或析為數卷五侯表百官公卿表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

相如傳嚴朱吾印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叙傳

及此篇是也孔穎達曲禮疏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

分為上下更無義也卷字據宋本增下卷同注烏孫上俗本有自字

班固

補曰據宋本增注

校本作漢班固撰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補曰汲古閣本題作正議大夫行秘書少

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按舊書本傳貞觀七年拜秘書少
監出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復以為秘書少監奉詔與博士等
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為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
固漢書承乾表上之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
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多從師古之說

俄遷秘書監是表上漢書時正當作少監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補曰山海經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
國逸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正北大夏莎車是西

域建國助乎夏殷史記大宛傳張騫所遣使通大夏
之屬者皆頗與其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補曰此

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也荀悅漢紀載西域三十六
國云姑羌國沮洳國精絕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烏耗國西夜國蒲犁
國依耐國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食國卑陵國
渠類谷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國狐胡國山國車師國
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扞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車
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
大者六七千戶今按荀氏所說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國即陸渠類谷即卑
陸國所治之番渠類谷誤數為國考此傳所載凡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
條支奄蔡黎軒天篤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在數

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
師國而無車師師前後國及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訾
離亦建國元帝時尉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氏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提枝
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
十六國者姑羌國樓蘭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
于闐國皮山國烏秣國西夜國子合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難完國龜茲
宛國桃槐國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
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墨山國劫國狐胡國渠犁國烏壘國也
王氏應麟不數難兜以為屬尉

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
書云至於哀平有五

十五國也補曰分者如姑師分為車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為前後國車
師後國又分為烏訾訾離國且彌國分為東西蒲類分為蒲類後國卑陸
分為卑陸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
後國之類

羌中歸為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
師樓蘭界于漢匈奴絕漠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
地匈奴右部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城

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西域北山之陽

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
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藏部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
里有岡底斯里即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
喀巴布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為張騫

里

喀巴布

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為張騫

里

喀巴布

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為張騫

里

喀巴布

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為張騫

里

喀巴布

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為張騫

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發為齊齊克里克嶺喀什塔什嶺又西為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為吉布嶺察克山又折而東為阿喇古山復東為喀克善山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蔥嶺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庫勒底雅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北之貢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庫車北之汗騰格達山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察罕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巴里坤南之中央有河補曰即塔里木河東流巨西域中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補曰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言東則接漢後言之始則限匈奴厄以玉門陽關西界師古曰厄塞也補日敦煌者敦煌郡也郡有敦煌縣龍勒縣今之敦煌縣治以玉門關後魏縣地縣治以南為漢龍勒縣地漢書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為壽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西南一百一十八里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肅州志云敦煌縣志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是也玉門關唐時移於晉昌縣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州城西故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百里出陽關二關汲古閣本作陽關今據宋本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

改西則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上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補曰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蔥嶺之一山山上

悉生野憲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爾羌和闐境南諸山自和闐南復

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肅州涼州南又

東涇渭水之南為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為終

南山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

也一名太乙又引福地記曰終南山太一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金城郡漢

書地理志昭帝始元六年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

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補曰後書作于寘顏君故據以生義河有兩原者特

據兩地言之其實河有三源也河出蔥嶺者二一日蔥嶺南河其河東源

為聽雜阿布河西源為澤普善河合為葉爾羌河一日蔥嶺北河其河

西源為雅爾雅爾河東源為烏蘭烏蘇河合為喀什噶爾河出于闐者

一于闐即今和闐其河東源為玉龍哈什于闐在南山下補曰南山者今

河西源為哈喇哈什河合流為和闐河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曰和闐

曲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水經注謂之仇摩置其南通衛藏

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曰和闐南山出東北流玉龍哈什河經額里齊城東哈喇哈什河經額里齊城西

又各北流三百餘里而合為和闐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

集之地蔥嶺北河蔥東注蒲昌海補曰和闐克蘇城南有阿克蘇河自北來會乃合

嶺南河皆自西來會

而東流是為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淖爾水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即蒲昌海

澤者也 補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蒲昌海千四百餘里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也自和闐河蔥嶺河合流之地至蒲昌海千四百餘里

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產皆布瓊卧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海亦有一澤稱也史記索隱曰鹽澤鹽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半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曰泐澤在昆侖下今回部語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補曰玉門陽關在今吐魯番城謂之羅布淖爾

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按水經注云東望泐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是漢書傳寫奪千字王懷祖先生曰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郭璞西山海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

廣袤三百里 廣袤三四百里郭璞山海經注同今測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北有圓池三南有方池四懷祖先生曰本注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御覽引水經注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並作廣袤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

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 補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水經注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停字

淳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停字

積石為中國河云 補曰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赤色蒙古語謂石為齊老謂北極星為噶達素謂黃金為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歎為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為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為札淩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為鄂淩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在此傳綜括詳盡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為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而後儒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為禹貢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繆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

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孟堅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

補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

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徑鏤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為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於西海與此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渡流沙河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渡流沙河行二千里至葱嶺為一道自葱嶺西行二千里至伊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按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徑行之處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即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道而已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為人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西循河也鄯善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傳並南山北者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

波傍也音波段先生以波為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沂河山顏君彼注云沂逆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沂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沂塔里木

漢紀作渡則謂渡蔥嶺南河義亦通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補曰山海經作 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為北道 補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

蘭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按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

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

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水經注以為南河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 補曰大宛康居亦可從南道康居之境南北長卑闐城

言南道八國也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蔥嶺輾轉諸城極南則從南道故康居國

奄蔡通鑑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為肅特國焉耆在西域東不得敘於奄蔡

之下者字衍文流俗因焉字妄增懷祖先生曰景祐本無焉字通鑑與景

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焉下皆有焉

字後人依誤本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

漢書加之耳 不盡之詞以有休循捐毒諸塞種故不盡為土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

著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著相附著也馳畧反 五

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補曰有城郭故

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匈奴西邊日逐

王補曰匈奴傳言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

當戶左右骨都侯無日逐王之名至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

揮為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此傳本孝武時言當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

云右谷蠡或右大都尉在西邊者匈奴右部界西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

尉通鑑注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

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師古曰給足也補曰三國在西域北

充國傳問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師古曰錯雜也補曰匈奴傳武

周道衰穆王伐畎戎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

於麗山之下遂取周地鹵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涇渭水名漢志

安定涇陽下云開頭山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

百里隴西首陽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

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西南開頭山在府西

百四十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過郡三安定扶風

馮翊也首陽即今渭源縣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

北五十里過郡四隴西天水扶風京兆也今涇水自甘肅平涼府西開頭

山之涇谷東流經平涼府城北又東經涇州城北又經陝西之長武邠州

東南經淳化永壽醴泉咸陽涇陽高陵而入渭渭水自甘肅蘭州府渭源

縣鳥鼠山東流經鞏昌府北寧遠伏羌通渭秦州清水又經陝西之隴州

寶雞岐山扶風郿縣乾州武功盩厔興平鄠縣咸陽西安府北臨潼高陵

華州華陰而入大河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渭水及秦始皇攘

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地在周時為西戎白翟義渠所居及秦始皇攘

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補曰通鑑蒙恬斥逐匈

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迤而北史記正然西

義曰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戎狄汪校本作夷狄然西

不過臨洮 師古曰洮音土高反補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

義引括地志臨洮即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里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

夷補曰謂以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

補曰史記大宛其後驃騎將

征伐為事

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師古曰屠音除補曰匈奴傳元狩二年

過馬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秋單于怒

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

真書西域傳卷五

六

降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
號十萬按霍去病傳以此為元狩三年事去病於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則
去病傳是渾邪匈奴傳功臣表皆作昆邪
顏君去病傳注渾下昆反蓋音同假借字
金城河西西並南山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令音鈴補曰地理志令居在
至鹽澤空無匈奴

字匈奴傳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水經注湟水逕初置酒泉郡地
允吾縣北為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
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
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

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
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應劭注敦
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按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肅
州敦煌縣

列四郡據兩關焉補曰陽關在南玉門在北大率始日姑羌
姑羌在南道也武帝時置車師出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
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遮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
來王亦守玉門關傳又言自玉門陽

關出南道歷鄯善是兩關仍得相通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
多遣使來貢獻使來獻是困伐宛而震懼李廣利傳貳師將軍之東諸所

過小國聞宛破皆使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
其子弟從入貢獻

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
不失其職也懷祖先生曰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
自火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言皆
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

者以聞其職也其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
寡老弱不失其職其加賜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
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疆小民得職師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

證其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補曰今自哈喇淖爾至羅布淖爾
喇淖爾南皆經羅布淖爾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罕噶順凡千八百餘
里地皆沙漠亭謂如下傳至校尉府齋諸亭之亭非秦法十里一亭也

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錢氏大昕曰臺頭聲相近顏君李廣利傳
注輪臺國名渠犂武帝紀臣瓚注西域胡國名蓋西域小國漢置使者校
滅之以置田卒渠犂田士千五百人今分田輪臺故各數百人

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曰西域屯田之官皆為校尉此
秩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置使者護田積粟是也鄭吉
以後改為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猶稱副校尉後書云武帝置
校尉領護西域宣帝改曰都護即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注引此注營田

七

田屯 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曰據博有樓蘭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曰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又曰

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使因糧外國之證所以省齋糧之勞費得積穀以威西國也使外國者

通考引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獻之使漢以此為廩給義亦通至宣帝時遣衛司馬補曰百官公卿表衛尉屬有諸屯衛侯司

馬二十二官顏君元帝紀注云衛司馬即衛尉使護鄯善以西數國補曰鄭

護鄯善以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史記正義

師錢氏大昕曰車姑聲相近宣帝紀神爵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

國補曰天山也今博羅圖山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境後書以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為車師六時漢獨護南道未能

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補曰史記樂毅傳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

病歐血罷兵使題王都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補曰匈奴傳神爵

于初立凶惡日逐王先賢揮素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

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

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

補曰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犂龜

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宣帝詔曰都護西域

封吉為安遠侯循外蠻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其是歲神爵三年也補曰按

鄭吉以三年四月壬戌封先賢揮將人眾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蓋迎日逐破車師為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補

御覽引會稽典錄云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鎮西域日逐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

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曰顏君鄭吉傳注都猶大也總也揚雄言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謂置都護於城郭國也按鄭吉既破

車師即并護北道故封侯之詔已稱都護是都護之置在二年秋百僮僕

官表作地節二年初置誤以神爵為地節此傳作神爵三年亦誤

都尉由此罷補曰通鑑注日逐王既降西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曰

匈奴內亂五單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

于爭立是益弱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反鞬音居言反補曰下言披莎

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為自輪臺徙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

屯田之事且遠于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為車師

莫言西域傳補注 卷上

八

之訛徙田北胥韃即下傳別田車師特水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經注已然是酈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

塞夷庚杜注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即下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云披猶分也

師古曰督視也補曰兼動靜補曰動靜二字當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護北道故特言北道國

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補都護治烏壘城補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

皆烏壘城地宋祁曰烏壘下監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曰舉陽關本有孫字松按蓋因烏孫致誤

經注引作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曰渠犂西濱龜茲東川東濱敦玉門陽關

岸故土地肥饒自車爾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補曰鄭吉傳中西域而楚南至河岸二百里

注中西域者言最處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尉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二校尉據

傳序言校尉有二人據表言校尉似祇一人徧檢前書如徐普刁護郭欽皆稱戊己無言戊校尉已校尉者獨烏孫傳有已校尉吳氏仁傑謂特兵有

戊校已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為稱吳氏又言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為名顏君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已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君說有二

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

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

三省以為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君前說為是吳氏仁傑又引馬融

傳注謂戊己居中為中堅二校之說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氏彥賓說

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為名松按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

非無常治者顏君前說亦不為得唯漢官儀厭勝之說為近蓋屯田校尉

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為金屯田車師前王廷補曰後王廷近

匈奴在北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考漢時屯田常在渠犂昭帝時分置輪臺宣帝時別田車師皆不久即罷

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廷方罷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己校

尉屯田吏士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補曰

不言渠犂匈奴蒲類澤得單于使者蒲陰王蒲陰謂在都護分車師後王

蒲類之陰即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自宣元後

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補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東今移於西蓋界烏孫都護得兼護之

單于稱藩臣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到支單于皆遣子入侍事在西域甘露元年帝紀作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入侍

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曰漢吳仲山碑出入

敖詳亦借詳為翔

出陽關自近者始補曰傳敘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

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東入蔥嶺經其國自南

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北至焉曰姑羌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

者焉者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終焉曰姑羌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

日羌西姑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孟以兒音姑兒姑雙聲也顏君音用蘇

林說見趙充國傳注姑羌或單言姑充國傳奉世將姑月氏共四千人論

善姑降附歸德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補

來降漢故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姑羌為最近鄯善

以爲王號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姑羌為最近鄯善

之地五翎侯五小王所處不一皆特言陽關記其道里其餘往來孔道兩

關得通故所不言按宋祁校言越本八作六今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寧

數作八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曰長安漢京兆尹縣今西安府長安咸寧

長安知陽關之去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

長安四千五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

國傳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姑羌雜處者孔道張騫傳作空道

顏君注鑿空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故西域傳謂之孔道懷祖先生

曰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

土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美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說文云孔通也大

道亦謂之通道今俗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曰勝

語猶云通衢大道矣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

鑑注曰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傳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

惟屬賓安息烏弋山離三國不言戶口兵數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

舊唐書吐谷渾傳作且沫傳或言接或言至按于闐言北與姑墨

接而姑墨言南至于闐茲言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龜茲是因地

爲文非隨畜逐水草不田作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

有異義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

五穀以產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

收爲業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驛也師古曰拍音

矛服刀劍汪校本弓下無矛字釋

名曰短刀曰拍驛帶時拍體旁也

立西羌傳故因西域

道里所經併言之

鄯善國本名樓蘭補曰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打泥城故彼俗謂是海爲

漢書曰樓蘭烏孫

是未收國名之證

王治打泥城師古曰打音一胡反補曰御覽注云打音

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爲新

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曰魏書自玉門渡流去

城也魏書曰所都城方一里

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

去

長安六千一百里 補曰傳凡言去長安者四十九 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

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 補曰西域置輔國侯者二十二人國凡二十三人 卻胡侯 師古曰卻音邱略反其字從口音

節下皆類此補曰凡言卻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者與鄯善有卻胡

侯疏勒龜茲有擊胡侯龜茲有卻胡都尉卻胡君危須焉者有擊胡都尉

危須又有鄯善都尉 補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 擊車師都尉 補曰西域

擊胡君 補曰此因匈奴官名絕繫國名為官 擊車師君 補曰西域凡

一在左右且渠 注且音子餘反分左為二人 擊車師君 補曰西域凡

焉者蓋鄯善龜茲 補曰西域凡置三十九人猶今之通

焉者皆近車師 各一人譯長二人 事凡譯長二人者蓋亦分左右按諸

國官皆用其國人為之而佩漢印綬猶今之回部伯克第官制亦非定於

一時鄯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鄯善都尉車師破於宣帝時其

後不得有擊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 補曰即烏壘城也凡傳

車師之稱 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云山

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 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云山

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傳奪 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補曰其地

墨字顏君因為山居之說非也 寄田仰穀旁國 師古曰寄於它

每使樓蘭地沙鹵少田 補曰佛國記鄯善 寄田仰穀旁國 師古曰寄於它

擊車師 國其地崎嶇薄瘠 寄田仰穀旁國 師古曰寄於它

國之穀也仰音牛向 國出玉 補曰今 多葭葦柳胡桐白草 孟康曰白草

反補曰蓋奇田且末 未聞 多葭葦柳胡桐白草 孟康曰白草

桐似柔而多曲師古曰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柳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

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

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此數種徧西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

訛乎淚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疾白草顏

狀孟說為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

君說是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

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 民隨畜牧

為著末和日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汪校本銀下無也字今字 民隨畜牧

逐水草 補曰魏書曰水草有驢馬多橐它 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補

各反又音託知水泉 能作兵與媯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

宛諸國 補曰張騫傳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

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命因蜀犍為發問使數道並出

驢出柞出徙出出使 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補曰史記大宛

皆各行一二千里 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補曰史記大宛

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 樓蘭姑師當

使張騫傳漢使數百人為輩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 樓蘭姑師當

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補曰通鑑注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攻劫

漢使王恢等補曰按大宛傳漢使王恢等尤甚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擊漢使王恢等尤甚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

國因以發難史記集解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補曰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

引徐廣曰恢亦作怪擊使西國者按百官公卿表張騫拜大行令在元鼎二年史記以漢使多西域匈奴攻漢使在張騫尊貴之後蓋元鼎三年至元封初事

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補曰如張騫傳言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之類

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補

休屠及郡兵數萬擊姑師補曰大宛傳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亦云封泥野侯在為匈奴河將軍後一歲是先於元封二年將屬國騎及郡

兵擊胡三年王恢數為樓蘭所苦補曰史記集解引徐上令恢佐破奴將乃擊姑師

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補曰大宛傳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補曰按功

以捕得車師王侯是樓補曰大宛傳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補曰按功

蘭姑師二王皆被虜補曰大宛傳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補曰按功

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補曰史記暴作

舉動作困按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補曰史記作酒泉

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補曰史記作酒泉

日浩音吳補曰泥野侯封於補曰史記作酒泉

元封三年浩侯封於四年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補曰史記作酒泉

自酒泉郡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補曰史記作酒泉

障者猶獠道有密艾亭廣至有昆侖障之類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

兵擊之補曰匈奴傳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考之武帝紀及郭昌附傳事當在元封四年於

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補曰武帝紀太初元

廣利發天下謫匈奴欲遮之補曰太初元年李廣利引兵至郁成即還是

民西征大宛補曰太初元年李廣利引兵至郁成即還是

遮漢使且廣利士財數千皆饑罷不得言兵盛按廣利傳廣利引還往來

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

略數千人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即三年秋也

貳師兵盛不敢當補曰李廣利傳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

是兵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曰因樓蘭時漢軍正任

文將兵屯玉門關補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為貳師後距居後以距敵補

擊右賢王救酒泉張掖者補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為貳師後距居後以距敵補

日距抵拒也說文無拒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字依許義距當作距補曰大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兵隨

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將詣闕簿責

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之簿音步尸反補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

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亦因使候匈奴

奴補曰通鑑何作司注云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

補曰樓蘭既虜復歸國自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

元封三年至此凡十六年下蠶室宮刑也顏君蠶室注見張安世傳注

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

補曰即傳所謂後王水經注以為傳介子刺殺樓蘭王更

立後漢復責其質子補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傳介子亦遣

一子質匈奴安歸也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

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

繼母也補曰樓蘭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屠者於後王為昆弟

故水經注亦稱尉屠者為前王質子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

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補曰史記索隱引近漢當白龍堆之水

草補曰匈奴傳注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

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魏書鄯善北即白龍堆按即今噶

順沙磧千餘常主發導補曰大宛傳為發導譯抵康居負水僮糧送迎漢

里無水草使補曰今經沙漠者皆預儲糧水韋昭齊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

漢通師古曰艾讀曰又補曰淮陽憲王欽傳懲艾後復為匈奴反間師古

音居竟反補曰安數遮殺漢使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三輩

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補曰匈奴語為名久在漢故曰降元鳳四年大將軍

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補曰傅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

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

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平樂監功臣表作平樂廐監張安

世傳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蓋平樂觀也 介子輕將勇敢士齋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

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 補曰傳介子傳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陽

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 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

語 補曰傳介子傳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 補曰

子傳刃交 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

何立死 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母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

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

連文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補曰漢官儀奉璽書使 縣首北闕下

致誤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補曰漢官儀奉璽書使 縣首北闕下

補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北司馬門之北長安志引顏君注曰未央雖

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按蘇武傳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

曰未央宮北有元武闕所謂北闕下而陳湯傳言斬支首懸頭藁街蠻夷

奴傳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而陳湯傳言斬支首懸頭藁街蠻夷

安城內或藁街即北闕下之街 封介子為義陽侯 補曰功臣表以元鳳

乃 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補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 為刻印章 補

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 賜以宮女為夫人 補曰漢舊儀官人

紐文曰章此蓋寵異之比于單于 上侍皇后以下 備車騎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曰李善二京賦注引

年三十五出嫁 有衣為輜車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補曰三輔

有衣為輜車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補曰三輔

一門曰橫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門外有橫橋古韻橫光同部水經注

睢水逕橫城酈氏曰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

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 祖而遣之 師古曰為設

軍字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今汪校同淳化本 祖而遣之 師古曰為設

補曰顏君劉屈氂傳注祖 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

子在恐為所殺 補曰通考 國中有伊循城 補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經鄯善

其道御覽引脩作循後書獻帝紀吳脩袁紹傳作吳循循脩雙聲字水

經注河水逕伊循城北又東注澤澤在扞泥城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

地肥美 補曰伊循城為注賓 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

是漢遣司馬一人 補曰蓋亦八 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

音竹刃反

補曰水經注云敦煌索勒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勸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其後更置都尉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是伊循屯田之事也

善當漢道衝補曰說文作衝通道也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補曰且末此漢官與鄯善都尉異伊循官置始此矣補曰水經注言鄯善國治伊循城蓋以地肥美徙都之鄯

和闐補曰且末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補曰按水經注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

里補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長安六千一百里故且末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其去陽關當二千三百二十里戶二百

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補曰西域置左

右將者十九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

犁補曰且末北界且末河蓋與尉犁以河爲界尉犁南接鄯善且末是尉犁在且末東北界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補曰

顏君張騫傳注云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按傳有言馬行若干日者此當爲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數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

有蒲陶諸果補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西通精絕二千里俗本

作三千今從宋本改按精絕國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通精絕正二千里也魏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

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是即通路也

小宛國王治扞零城師古曰扞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二千七百一十里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補曰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補曰尤小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補曰

西域置左右都尉者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補曰以在且末南故遠三

百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曰戎盧子闐難兜三國皆云南接婼羌而此與渠勒獨言

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所據之山谷近於南其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十五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補曰去陽關當四千三百二十里戶四百

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

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補曰水經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渠犂南接精絕是

精絕北境以河為界過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陁補曰說文阨塞也陁隘也段氏曰阨之言

河即渠犂與都護治扼也陁俗作陁此漢書相沿用俗字又按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

說文陁字下云阨陁也是漢時有此語補曰不言東者與且未互文見義按龜茲云東南接且未南接精絕渠犂

亦曰東南接且未南接精絕渠犂西至龜茲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師古曰

東西長也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

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傳凡無官之國十三僻遠國小故所不具車師都尉及後城長不為國故

亦無官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

勒接辟南不當道補曰傳言不當道之國三皆與婁羌相屬

扞彌國補曰史記作扞采索隱曰扞采國名也按扞即扞字之訛彌采音同王治扞彌城補曰漢紀去長安

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曰扞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八百四十里故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去陽關當

四千七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補曰漢紀以為

次大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補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凡二十一國譯

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

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邱茲音慈正言屈支也屈音居西通于闐三百

九十里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漢紀云拘彌去于寘三百里按後漢書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

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東北至都護治

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補曰不言南者戎盧在東于闐

在西皆南接媯羌

此南亦媯羌可知
于闐國 補曰史記作于寘索隱曰寘音田又音殿唐西域記作瞿薩且那

丹舊曰于闐訛也一切經音義梵言薩且那此譯云地乳國其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按為今和闐地 **王治西城**

補曰後魏書云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補曰

所都城方八九里新唐書其居曰西山城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補曰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一百七十里 **戶三千三百**

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 補曰漢紀以為次大國按新唐書言勝

皮山五國地 **輔國侯** 補曰後書西域 **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 補曰後

故兵強也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 補曰後魏書東去

西城為今額里齊城其東城或玉隴哈什城歟東西城長蓋分治之 **南與**

媯羌接 補曰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 **北與姑墨接** 補曰今南北二

界姑墨在北河之北也後 **于闐之西** 補曰水經注 **水皆西流** 補曰西域記

魏書北去龜茲千四百里 **于闐之西** 引作以西 **水皆西流** 言觀貨邏國

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

縛芻大河中境西流按大雪山在于闐南山之南又東扼蔥嶺是觀貨邏

地在蔥嶺西南縛芻在 **注西海** 補曰水經注引作注于西海 **其東水東**

其中境正當蔥嶺西矣 **注西海** 氏言其水至安息注雷翁海 **其東水東**

流 補曰後魏書于闐城東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

以東 **注鹽澤河原出焉** 蘇林曰即中國河也補曰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

嶺在于 **多玉石** 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補曰後魏書言

言產白玉鑿玉今和闐采玉皆于水所采皆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補曰

城記所句迦國東八百餘里為于闐後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唐西

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疑南為西之訛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 補曰後魏書蒲山國故皮山國

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 **去長安萬五十里** 補

故去長安一萬零五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五百五十里 **戶五百口三千**

五百勝兵五百人 補曰漢紀 **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

師古曰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拏耳非正音也補曰顏君讀烏為鷄鷄與鷄雙聲字按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耗去

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接補曰張騫傳之身毒國注引鄧展曰毒音篤又引李奇曰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

書杜篤傳又作天督一切經音義云天竺今作篤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賢聖相繼

開悟羣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後書云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

西南當尉賓烏弋山離道補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里有東凌山按子必先經子合與烏耗不言者略也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補曰子合

烏耗國王治烏耗城補曰後魏書權於摩國故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千里烏耗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

遠於皮山不容去長安反近疑有誤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勝兵七百四十人補曰漢紀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

子合蒲犁補曰蒲犁又在子合北西與難兜接補曰縣度亦在國西山居田石間補曰水經注作佃于石壁間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有

白草補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

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補曰依顏君所說今俗謂之碎走但馬之能步能驟各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按唐西域記言

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馳涉則孟氏之說不為非也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曰

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曰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餘里而此縣度去長安當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八里

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補曰據此文是烏耗城至縣度者石山也補曰通典引作名山云在谿谷不通補曰谿谷御以繩索相引而度云補曰郭

渴槃陀國南四百里縣度之國蓋後人因山為國耳

西夜國 補曰後書云西夜一名漂沙後魏書悉居半國故西夜王號子合

王 補曰范史譏漢書誤以西夜子合為一國然考之傳文依耐無雷烏耗

別言子合 出玉石截然為二國惟蒲犁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水經注所引

之古本 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

犁軒條 支接尉犁山國云與鄯善且未接豈得以文義相屬遂指為一國

乎此傳 所言地理證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

戶口兵數 及四至之文傳本奪爛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為一范氏之論

為不察矣 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犍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徐氏管城頓

記云西夜國 王號為子合王治呼犍谷 師古曰犍音鉅言反補曰後

呼犍谷 為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 **治呼犍谷** 師古曰犍音鉅言反補曰後

行四日 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是呼犍為蔥嶺中谷名

嶺北三百里 是呼犍為蔥嶺中谷名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 補曰去陽關

五十里 **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補曰漢紀 **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

十六里東與皮山 補曰佛國記法顯自于闐行二十五日到子 **西南與烏**

耗北與莎車 補曰後魏書渠莎國居 **西與蒲犁接** 補曰蒲犁言南接子 **蒲**

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 **皆西夜類也** 補曰五國同 **西夜與胡異** 補曰

武帝紀 注渠犁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為胡故後書梁異傳馬援傳

皆稱西域 賈胡說文謂之西胡段氏曰說文西胡凡三見言西胡以別何

奴之 **其種類羌氏行國** 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曰商頌箋氏 **隨畜逐水草**

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補曰持言之 **蒲犁國王治蒲犁國** 補曰蓋亦

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 補曰漢紀 **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

九十六里 補曰蒲犁由莎車至都護治 **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補曰子合

車蓋北接莎車 此云東至莎 **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 補曰疏勒在莎車北

疏勒水經 注河水自依耐東南與西夜子合接 補曰水經注引 **西至無雷**

流逕蒲犁國 北為蔥嶺北河 **南與西夜子合** 無西夜二字 **西至無雷**

五百四十里 補曰蒲犁在無雷東 **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 補曰蓋越種

俗與子合同 補曰上言蒲犁類西夜此

依耐國王治 補曰懷祖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 **去長安萬一百五**

城此不言者闕文也 下文難辨國王治同 **去長安萬一百五**

依耐國王治 補曰懷祖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 **去長安萬一百五**

城此不言者闕文也 下文難辨國王治同 **去長安萬一百五**

依耐國王治 補曰懷祖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 **去長安萬一百五**

城此不言者闕文也 下文難辨國王治同 **去長安萬一百五**

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十里 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八人 補曰

漢紀以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 補曰依耐由蒲犁至都護治所當作二千五百餘里 至

莎車五百四十里 補曰依耐北接疏勒莎車西接疏勒是莎車在依耐東北故蒙上為文 至無雷五百四十

里 補曰依耐南接子合子合西南接烏秣西接難兜兜西至無雷是無雷在依耐西南傳文奪之無雷距蒲犁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 南與子

里數疑 補曰水經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 有誤 補曰依耐國北是與疏勒以河為界 南與子

合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補曰東北二境與二國接壤故得寄田

無雷國王治盧城 補曰懷祖先生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盧字作

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訛作盧又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

脫無字耳御覽引此正作無雷城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

四百五十里 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 補曰漢紀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

六十五里 補曰無雷由依耐蒲犁至都護 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 補曰無

為難兜兜之東為烏秣烏秣之北為蒲犁則 南與烏秣 補曰烏秣境蓋

蒲犁在無雷東北當蒙上東北為文南字衍也 南與烏秣 補曰烏秣境蓋

錯故得越難 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

兜而接無雷 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

嶺東為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為五印度地二國絕 衣服類烏孫俗

遠顏君比而同之斯為誤矣水經注亦誤以身毒為捐毒 衣服類烏孫俗

與子合同 補曰不言寄田者 去莎車疏勒遠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十里 戶五千口三萬一

千勝兵八千人 補曰漢紀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

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屬賓三百三十里 補曰水經注引 南與娑羌 補曰

引劉奉世以為娑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在都護東而渠勒于

閩難兜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娑羌相接必誤

按通典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娑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

蔥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為

羌種故傳以娑羌目 北與休循 補曰水經注言河水自休循又經 西與大

月氏接 補曰難兜西至無雷而二國皆西境 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

作兵 補曰有金 與諸國同屬屬賓 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斂蹉國曷

故作兵 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斂蹉國曷

邏閣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迦濕彌

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斂蹉國曷

邏閣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迦濕彌

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斂蹉國曷

羅國 補曰隋書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舊唐書作在蔥嶺南按當以南為是

罽賓國 補曰隋書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舊唐書作在蔥嶺南按當以南為是

都善見城隋書曰都城方四里循鮮御覽引作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修鮮按循鮮之作修鮮亦猶伊循之作伊修

去陽關當七 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 補曰隋書云勝兵者萬餘人

國周七千餘里自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

二百五十里 補曰烏秣在難兜東難兜言東北而烏秣正在罽賓東境

至難兜國九日行 補曰水經注河水自難兜西北與大月氏

南與烏弋山離接 補曰後魏書罽賓居在四山中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

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 師古曰君謂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補曰

南二千餘里則罽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 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

塞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按梁荀濟論佛教

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

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說與顏君別然考

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

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

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實出于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 自疏勒以西北

地也元和姓纂亦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後即釋種也

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温和有目宿 補曰史記大宛傳馬

來按今中國有之 雜草奇木 補曰隋書漕國出安息青木等香石密半密

惟西域紫花為異 師古曰穰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曰顏君以

罽賓 檀穰梓竹漆 雅訓為說按廣韻穰下引山海經云中曲山有木如棠

而圓葉赤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穰別是一木惟玉篇 種五穀蒲陶諸果

云穰槐別名後魏書載此文即作檀槐是顏君所本

糞治園田地下溼 補曰都城臨信 生稻 補曰顏君食貨傳注五穀謂黍

言 冬食生菜 補曰舊唐書其地暑 其民巧雕文刻鏤 補曰罽賓今痕都斯

治宮室 補曰隋書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 織罽 補曰一切經音義

者曰氍又引通俗文織文曰罽邪交曰氍按說文罽魚網也 刺文繡好治

罽西胡毳布也則罽當作罽廣韻亦云罽氍類織毛為之

罽西胡毳布也則罽當作罽廣韻亦云罽氍類織毛為之

罽西胡毳布也則罽當作罽廣韻亦云罽氍類織毛為之

罽西胡毳布也則罽當作罽廣韻亦云罽氍類織毛為之

罽西胡毳布也則罽當作罽廣韻亦云罽氍類織毛為之

食補曰懷祖先生曰治食二字義無所取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有宛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

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曰水經注屬賓夏大國也懷祖先生曰市列上脫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宴曰錢

有字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補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爪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

幕謂按背穴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鞞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補曰後書西域傳封牛

一切經音義引作犂又云周成難字作犂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膊上

有犂王氏廣雅疏證云獼猴聲轉為母猴說文曰為母猴也又轉為沐猴

孔雀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雀尾萬枝文采五色

屬賓近于闐故亦有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

之今回疆有孔雀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

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

脆不貞實非真物補曰說文璣珠之不圓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璣小珠

也廣雅云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

言鞞稠利夜亦言鞞頭梨或云毗瑠璃亦作鞞瑠璃皆梵音訛轉從山為

名鞞頭梨山出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烟焰所能鎔鑄唯有鬼

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瑯瑯瑯石之有光者

也段氏謂璧瑯即此傳之璧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皆有璧流

離今本漢書注脫璧字讀者誤以璧與流離為二物矣璧與吹音相近又

按元應所說孟氏宅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屬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

言青色蓋有據也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曰據隋書

紀天漢二年有闐都尉張敞列傳有杜業辛遵為函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補曰百官公卿表關都

谷關都尉甯成尹齊黃賞何恢翟宣陰識為關都尉王復欲害忠忠覺之

者烏頭勞之子通鑑注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補曰容屈王蓋其國共合謀攻屬賓殺其王補曰

以為殺烏頭勞非是立陰末赴為屬賓王授印綬補曰蓋外國王惟後

軍候趙德使屬賓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曲有軍候比六百石餘將軍

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

日懷祖先生曰琅當上本無鎖字後人誤取注文加之古者以鐵連環係

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以鐵鎖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即鎖其頸不得又加鎖字御覽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引作以鐵

琅當其頸無鎖字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 補曰張騫傳遣使者上書謝孝

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補曰縣度在烏秣國西二百二十餘里

縣度在屬賓東北 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

使 補曰通鑑繫此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 補曰杜欽傳徵詣大將軍莫 曰前

屬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 師古曰 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

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

無欲則嬌嫚 補曰文選琴賦幽憤詩注李善兩引說文 終不可懷服凡中

國所以為通厚蠻夷 補曰通考引無以字懷祖先 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

為寇 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苦頰反 今縣度之阨

非屬賓所能越也 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險度 其鄉慕不

足以安西域 師古曰鄉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

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 前親逆節 補曰謂親 惡暴西域 師古曰暴

而不通今悔過來 補曰懷祖先生曰本作悔過來順字與上文逆字而

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 補曰所謂 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

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補曰非奉 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

不屬 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之義顏氏家訓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

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

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鑊

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銅無緣師古曰温

器也銅即鈔今 尙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 師古曰

俗或呼銅鈔 國或貧小不能食 補曰言不能供億 或桀黠不肯給 補曰如李廣

贍足也食讀日 飲次下並同 能供億 利傳所謂當

三

三

道小國各堅城師古曰餒饑也音能賄反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饑也音能賄反乞句無所得師古曰乞句亦乞也亦工大反補曰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乞有乞音與句轉注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

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曰謂驢畜皆病御覽引宋膺異物志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

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又有三池補曰北史波知國有三池氣病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

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盤石阪補曰西域記曰大者有龍王次者有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

盤石之磴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臨嶂

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嶸嶸深險之貌也嶸音仕耕反嶸音宏補曰嶸嶸後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行者騎

步相持繩索相引補曰水經注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慮嶺西南行十五

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過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水經注以法顯所言即此傳屬賓境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

直類反靡音縻補人墮執不得相收視補曰言彼此不得救援險阻危害補曰水經曰極言阬谷之深

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補曰胡三省注通鑑

引顏君此注而益之曰此言禹迹也周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

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非久長計也補曰通考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

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

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曰去陽關當七千

注山離烏弋不在三十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

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十日行東與屬賓補曰屬賓言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蓋互文見義北與撲桃師古曰撲音布木反

或撲為撲之訛後書大月氏滅濮達屬賓悉有其地西與犁軒條支接師古

按達有唐割反之音與桃雙聲則濮達疑即撲桃也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曰犁讀與驪同軒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補曰犁軒張騫傳作犂軒後書作犂釋氏西域記作多摩犂軒國史記索隱引續漢書犂軒一名大秦水經注黎軒條支史記作條枝後魏書謂之波斯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補曰後

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國臨西海補曰後書云臨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隋書暑溼田稻補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水云西去海數百里

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餅也音於龍反補曰應劭以為卵大如一傳注後魏書云鳥形如囊駝之曰鳥卵如汲水之嚙耳無一二石也見張騫

五六里其卵人衆甚多補曰隋書勝兵二萬餘人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善眩張騫傳補曰顏君張騫傳注云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後書西域傳注引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安

息長者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元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補曰史記索隱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又引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

後魏書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有山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自條支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山西有王母山玉為堂云長者俗本作長老

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曰後書引作西行二百餘日並糾漢按前漢使皆自烏弋還莫有至條支者聲教所阻非班君之病史記正義引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月到風遲或一二歲

此傳及下烏孫國莽平同用此注按下文有草木不必復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補曰唐杜瓌大食國經行之色莽即莽蒼後說為長

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查塞莽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國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月到風遲或一二歲食飲宮室市列補曰大食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莽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國

之屬補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鑰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真珠頗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鑲鐵銅錫朱砂水銀

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

虎正黃有頤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猊音酸貌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頰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補曰後書章帝

紀章和元年月氏國獻扶拔師子二年安息國獻師子扶拔班超傳大月氏亦獻符拔是不獨烏弋有此獸班超傳注引續漢書曰符拔似麟而無角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補曰烏弋已入北天竺

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補曰言獨者諸國同屬賓惟此正異太平寰宇記條支國市列錢貨其文為人幕為騎馬

蓋引此傳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絕遠漢使希至補曰

後書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補曰蓋西南也至烏弋山

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補曰後書云居和犢城後魏書安息國在蔥嶺西都尉搜城隋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不屬都護

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補曰東當從西與條支接西與條支接補曰後書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

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土地風氣物類所

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補曰此又與烏弋異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補曰史記正義亦引此文有卯大如養四字御覽引突厥本末記云短人國有大鳥高七八尺恒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蓋條支安息皆有

此雀故後漢書云安息王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懷祖先生其屬小

日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奪之御覽漢紀通典引並作大馬大爵

大數百城補曰後書云其東界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曰水經注引竺芝扶南記曰安息

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臨媽水補曰媽水即水經注所

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西逕月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曰安

息都城南臨媽水故水經注云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國南通考云今謂烏許河

臨雷翁海又有陸道繞海北行書革旁行為書記師古曰橫行為書記也

出海西至大秦故車船輻輳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

下行懷祖先生曰書革書字本作畫謂畫革為字而旁行之以為書記也

今作書革者涉下文書記而誤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御覽

水經注引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

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

補曰事見史記大宛傳

漢書西域傳卷上

漢書西域傳卷上

漢書西域傳卷上

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於漢補曰三輔黃圖云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

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曰張騫傳

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來朝賀詔命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

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犂軒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

有此事 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補曰汪校治監氏城補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後魏書作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大月氏當

關七千七百一十二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曰史

改定里數見焉者下引萬震南州志曰大月氏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

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

服鮮好天東至都護治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曰當作四千西至安息四十

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補曰御覽引異物志曰月氏俗

二十人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

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

日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補曰後

魏書迷密國獻一峯黑橐駝唐杜瓌大食國經行記云其駝小而緊背有

孤峯良者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曰顏

傳注控引也控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曰通

弦謂能引弓者本居敦煌祁連間補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

有侍字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為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

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君張騫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

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曰按匈奴傳冒頓質於月氏月氏欲殺之冒頓

文二三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曰懷祖先生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騫

年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

王顏君於彼注證飲器為飲酒都媯水北為王庭補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

之器以韋昭晉灼注為非也大夏時都水南大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曰後魏書

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

漢書西域傳卷上

七

徙亦類匈奴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

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補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補曰漢使

大月氏如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是王氏鳴盛日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稟給之義共與供同松按即上文所謂須

諸國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翁字補曰張騫傳有傳父布就翎侯李奇食也有翎侯師古曰翎即孫官名匈奴傳康居與諸翁侯計是烏孫康

言小王小趙信為翁侯又一日休密翎侯補曰數翎侯以東為上也治和墨城補曰後魏

故休密翎侯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翎侯道

人居山谷間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靡九百里雙靡去貴霜二千一

里最為紛舛據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靡九百里雙靡去貴霜二千一

百九十九里貴霜去勝頓二十二里勝頓去高附七十九里據去陽關言

則休密去雙靡二十里雙靡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勝頓二百二十里勝

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而休密去陽關轉較雙靡為遠古籍流傳宜有

訛奪今各以後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密翎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二

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

日雙靡翎侯治雙靡城補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在伽倍國西人居山谷去都護三千七百

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曰據後魏書雙靡在休密西五

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淩城師古曰淩音藻補曰後魏書

七百一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淩城師古曰淩音藻補曰後魏書

莫孫西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補曰據

居山谷間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護四千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

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護四千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

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

茅城補曰後魏書弗敵沙國故胘頓翎侯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五曰高

千二百二里補曰據後魏書胘頓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五曰高

附翎侯治高附城補曰後魏書閻浮渴國故高附翎侯在弗敵沙南居山

書數入五翎侯非其實也每其意旨蓋謂高附當作都密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

十三里補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胘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

關或近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補曰高附之去大

數十里康居國補曰史記索隱居音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曰

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到卑闐城師

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闐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

卷之七

日闐音徒十反補曰大宛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為城名陳湯傳涉
康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為名此建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
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為都會而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則
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即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樂越匿地卑闐
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誤唐西域記楓秣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補曰據
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
護里數當作去長安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
八里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
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
樂字
補曰奪
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
居不一處補曰蕃內地大約在
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
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楓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
戶十二

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
補曰國小於烏孫
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
而大於大月氏
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
補曰大月氏在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
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月氏人被匈奴所破
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通考於
此下引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疑是此處奪文
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補曰按顧氏炎武
云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同意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
爭
補曰五單于者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揭
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為烏藉單于
漢

立呼韓邪單于
補曰宣帝紀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而到支單于
朝蕭望之傳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怨望殺漢使者
補曰荀悅漢紀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殺吉
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支單于乃殺吉
西阻
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補曰按匈奴傳支既殺使者自知
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使迎到
支單于置東邊合兵取烏孫到
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
支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到康居

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
補曰甘延壽傳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
校尉陳湯共誅支單于陳湯傳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
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至
鄯支城四面圍城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凡斬
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
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
補曰通鑑
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
二年胡三省注云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
王于令復遣子入侍焦氏易林云區脫康居慕仁入朝
貢獻
補曰通鑑
又奉貢也
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
補曰不肯
都護郭舜數
子入侍而
上言
補曰舜為都護
當在永始中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
補曰按匈奴
傳本始二年

漢書西域傳卷之六十五
三
五

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及其稱臣妾補曰謂呼韓邪入朝稱臣非以失二

國也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叛服漢雖皆受其質子補曰匈奴傳鴻嘉元年搜

亦相候司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叛服見便則發補曰三國見有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

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補曰通鑑注謂自武

嫁烏孫也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補曰服而絕而康居

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

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都護慢易其使補曰通鑑注

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補曰通鑑注謂特欲行

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蠻者夷狄通稱故

何以復長百蠻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

無禮之國補曰通鑑注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

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補曰敦煌郡戶萬

而蘇離奧韃已入吐火羅境在蔥嶺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補曰敦煌郡戶萬

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

重也終羈靡而未絕補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其

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補曰史記

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又引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後書云奄蔡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書粟

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補曰說

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奄蔡酒國也

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書粟特

居於大澤匈奴傳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康居有小王五補曰陳

康居副王抱闐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音下戒反補曰新唐書

副王殆即小王 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西域記獨莫

水南康居小五百里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徑危險既絕人

那國周千四五百里行三百餘里入鐵門者左右帶山極峭峻雖

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

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補曰去

至觀貨邏國按此在康居極南境 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

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 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

不同者蘇離在蔥嶺西南入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曰唐書何國或曰

蔥嶺由南道徑達陽關也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

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域記屈霜你迦國周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

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東境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

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陽 三日窳匿

王師古曰窳音庚 治窳匿城補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治柘折城

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赭時國周 去都護五千二

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北境 去都護五千二

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為康

陽關八千六 四曰罽王治罽城補曰唐書安國一日布裕又曰捕喝西瀕

故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 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

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

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 五日奧韃王師古曰奧音於六

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百里疑誤 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

治奧韃城補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許水之陽康居小

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

按此在康居東南境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

里補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

利習彌伽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是較蘇離近三百餘里而

三十里 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曰國又小 副王補曰康居有副王

有副 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補曰當作四千 北至

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補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宛為西南

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補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西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

氏接補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西走乃至大宛言造意

致大月 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補曰安息俗同罽賓烏

田稻麥大月氏與安息同俗大宛同安息是以與大月氏同也 大宛左

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補曰御覽載魏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葡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

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餽又釀以為酒甘

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親食之即他方之果寧有正

者又引後涼錄曰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蒲萄酒或至

千斛經十 俗者酒馬者日宿師古曰者讀嗜補曰俗通考作人今西域回

年不敗 人無不嗜酒者種苜蓿如中國種桑麻四月

以後馬噉苜蓿 宛別邑七十餘城補曰史記云其屬邑大小 多善馬補曰通

藉尤易壯健 膺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

又引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

自餘毛色與 馬汗血補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

常馬不異 里至日中 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

而汗血 號曰天馬子補曰武帝紀應劭注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

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按汗從前肩膊出者本後書東平王蒼傳語

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

肩膊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日驗故不知其審汪校孟康作師古 張騫

始為武帝言之補曰史記漢使皆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上遣

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補曰據大宛傳張騫傳 宛王以漢絕遠

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補曰大宛傳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

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漢

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子

使妄言師古曰謂詈辱宛王補曰大宛 宛遂攻殺漢使其財物補曰大

傳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

宛遂攻殺漢使其財物宛傳其

東邊郁成攻漢使按李廣利 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補日李廣利

傳殺期門車合中郎將朝 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唐書云 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 補日按李廣

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貳師城地 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及再伐宛出 連四年 補日伐宛始

敦煌六萬人益發戍甲卒十八萬是不止十餘萬 乃斬宛王 宛人斬其王母寡首 補日顏君李廣利傳注母寡宛王名 獻

秋至四年春 馬三千匹 補日據李廣利傳漢取善馬數 漢軍乃還 補日李廣利傳兵終

歸 語在張騫傳 騫李廣利傳 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 後歲餘宛貴人

蔡為宛王 師古曰昧音秣蔡音千曷反補日李廣利傳注 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 師古曰調古詔字補日說文 相與共殺昧蔡立

母寡弟蟬封為王 補日史記作 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 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 師古曰 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 師古曰

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 抵至也 師古曰 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 師古曰

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 抵至也 師古曰 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 師古曰

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 抵至也 師古曰 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 師古曰

水西有馬號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 奇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 長鳴而去因名 漢使采蒲陶日宿種歸 補日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日

其處日侯馬亭 宛傳作取 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日宿離宮館旁極望 其實來 焉 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焉 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補日西京雜記云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目宿一名懷風時或謂

光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照其光彩故日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為連枝草 述異記日張騫首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宮

館大宛傳作離宮別觀李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 補日歷大月氏康居不斥 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 言者康居偏北大月氏偏

南 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 補日今安 集延種人

之爭分銖 補日漢書律歷志云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 貴女子女子所言 二銖是百黍為銖故說文云十黍黍之重

丈夫乃決正 補日以為正 其地皆絲漆 補日懷祖先生日皆本作無無絲 而決斷從之 漆不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

通典引作 不知鑄鐵器 補日鐵史記大宛傳作錢徐廣日多作錢字又或 無絲漆 作鐵字吳氏仁傑日詳下文當從史記為正屬賓

傳有金銀銅錫為器金銀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師古日漢使至 為錢則錢器自是兩事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其國及有亡卒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其國及有亡卒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其國及有亡卒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其國及有亡卒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其國及有亡卒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其國及有亡卒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其國及有亡卒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其國及有亡卒 師古日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

降其國者皆教之也補曰吳氏仁傑云馮奉世言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器謂兵器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

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補曰黃金即漢所賜大宛幣吳氏仁傑云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

姑羌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曰匈奴傳北服渾窳屈射丁零又言西海是得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補曰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至安息國之傳箭國傳送食甚也食讀曰飢不敢留苦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曰畜謂馬也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曰神爵後西域無侵軼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補曰計其道里蓋亦蔥嶺自觀貨邏西至咀密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赤鄂行那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其國東西百餘里又東至愉漫國其國

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鞞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獲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蔥嶺是蔥嶺西多小國桃

槐卽其類歟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按此下疑有奪文

休循國補曰後漢紀作王治烏飛國在蔥嶺西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鍛國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

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水經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

蔥御覽引西域諸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項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六千二百二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

兵四百八十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補曰當作三千三百

六十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補曰與蔥嶺隔西岡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補曰較捐毒近百一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曰大宛東南為休循西南為循倚蔥嶺大月氏出嶺外故傳言踰蔥嶺出大月氏

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補曰西域記言奔攘舍羅為蔥嶺東岡此其西岡之谷歟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

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三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

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補曰當作三千一百四里

至疏勒補曰傳言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是蒙上東至為文南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蔥領無南面此

居蔥領中蓋近北也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補曰水經注河水西逕休循國蔥領之西水皆西流是知休循在蔥

外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曰與大宛烏孫皆隔蔥領衣服類烏孫隨水

草依蔥領補曰唐西域記波謎羅川據大蔥領內本塞種也補曰休循捐毒二國為今東西布魯特種人山峻多雪不可耕

故逐水草居莎車國補曰通鑑注莎素河翻王治莎車城補曰後魏書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

十里補曰據蒲犁去長安滅之當作去長安八千八百十里去陽關四千三百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

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為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

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曰南接西夜故備之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曰以去陽關數滅之當作一千五百七十二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曰

疏勒又言南至莎車互文以明西北也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補曰自莎車歷蒲犁依耐無雷皆迤邐而西南有

鐵山出青玉補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祭鐵山御覽以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補曰楚主之子元貴靡為即莎車國鐵山

莎車王愛之莎車王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補曰漢外孫也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

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

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補曰馮奉世傳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并殺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補曰馮

時匈奴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以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按此蓋地節三四年

會衛候馮奉世補曰衛尉屬官有諸屯衛候使送大宛客補曰按奉世傳奉世以衛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補曰奉世傳奉世與其副嚴昌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拔其城莎車王自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補曰

殺傳其首詣長安是歲元康元年也補曰據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天

世傳以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疏勒國補曰漢時舊國新唐書云一日法沙按西域記云法沙國舊謂疏勒

者乃稱其城號也正言宜云室利王治疏勒城補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

訖粟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又作楨中頓中隋書去長安九千三百

城烏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頓中隋書去長安九千三百

五十里補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五十里補曰千五百一十口萬八

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曰

班超傳有都尉黎弇番辰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補曰譯長言左

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補曰當作二千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補曰實

後魏書疏勒有市列補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唐

國南有黃河補曰西戎記法沙國周五千餘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

絹氍毹工織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補曰後魏書云西帶蔥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補曰蓋白山之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龜

作去長安九千二十八里去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補曰漢紀

陽關四千五百二十八里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補

當作千七百九十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補曰疏勒都白山南故以為阻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

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

殆猶田畜隨水草補曰城郭國故田畜衣服類烏孫

是歟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 補曰未稱昆彌時稱烏孫王 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

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補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烏孫舊治赤谷城後西徙葱嶺中為大小昆彌別為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葱嶺中是烏孫在南山之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鄧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補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二十里 戶十二萬

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補曰西域最大國 相大祿 補曰傳有左右

大將二人 補曰宋祁云楊本無左右二字按傳有大樂侯三人大將都尉

各一人 補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 大監二人 大吏一人舍中

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 補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

十二里但言東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補曰陳湯傳郵支借康居兵擊知非在西北

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櫛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

野之貌櫛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補曰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焉耆之北旁白山之陽亘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倚山故多雨雪而

寒櫛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櫛言木名者此傳及左傳櫛木之下馬融廣成頌履修櫛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

云櫛松心木段氏以為有奪誤顏君所據蓋同今本說文左不田作種樹傳音義櫛郎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馬融傳注音莫寒反

師古曰樹殖也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日近山故不田作

剛惡貪很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曰史記言單于令

昆莫長守後盛大補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

於西域後盛大補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

纜羈縻屬之而已補曰匈奴傳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課授人畜計是匈奴朝會事

與匈奴補曰烏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西北與康居補曰言西面北

傳又言北西與大宛補曰烏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西北與康居補曰言西面北

宿龜茲焉耆懷祖先生曰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本

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曰南越者

南也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補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

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

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

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

父怨遂西攻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補曰據張騫傳昆莫蓋殺月氏王其夫

破大月氏補曰據張騫傳昆莫蓋殺月氏王其夫

為之作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補曰皆其民始

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曰敦煌之置在元今烏孫雖疆

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補曰史記作招以益妻以公主與為昆弟補曰

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闐氏約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補曰班君

為兄弟以和親今用其法於烏孫也武帝即位補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亦

言語在西域傳所武帝即位補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亦

謂綺其行事也武帝即位補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亦

二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騫大慙謂

曰補曰據大宛傳騫知蠻夷貪故謂之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

拜其宅如故補曰其宅仍用單于禮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

強能為將補曰大祿者居大祿之官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

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

莫哀許之大祿怒補曰史記作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補曰

史記作謀攻岑陬及昆莫昆莫與岑陬萬餘騎補曰史記作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陬令別居昆莫亦自

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補曰史記作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言昆莫但能羈縻之

騫既致賜諭指曰補曰顏君張騫傳注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

為夫人結為昆弟其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曰冒頓死于孝文六年七年間昆莫生于冒頓

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補曰大宛傳作送騫還按騫使烏孫歸在元鼎

二年明因獻馬數十匹報謝補曰顏君張騫傳注云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其使見漢人眾富

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補曰是時匈奴伊穉斜單于死

子烏維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補

為單于日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南山下烏孫於是恐補曰漢通大宛音之欲反補

後烏孫使使獻馬補曰張騫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補曰事在元封初天子

問羣臣議許補曰因議而許之曰必先內聘補曰內納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

師古曰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補曰王建女於武

入聘財除於元朔六年易王子侯者至元鼎五年免盡賜乘輿服御物補曰劉昭

細君無寵故嫁外國自王建死至此十四五年補曰劉昭賜乘輿服御物補曰劉昭

主油畫駟車服紫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鑄飾以白珠今遠嫁特寵異之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

補曰按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注又引漢官曰主簿一人僕一人私府長一人家丞一人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宦官侍御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數百人者皆特補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贈送甚盛鳥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鳥

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補曰按匈奴

為左屠者王是匈奴尚左昆補曰烏孫雖逐水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草而有城郭故得

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引作自治室宮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

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補曰玉

作吾家之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補曰顏君匈奴傳

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按周禮共其毳毛注曰穹廬旃帳也以為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謂

匈奴傳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懷祖先生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師古曰食謂

下文皆八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師古曰食謂

肉為食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北堂師古曰食謂

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引皆無以字松按玉臺新詠亦無以字師古曰食謂居常土

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補

大鳥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玉臺新詠作願為飛黃鵠兮師古曰鵠音下督反補

還故鄉按謝莊懷園引漢女悲而歌飛鵠是古本有飛字師古曰鵠音下督反補天子聞而憐之

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補

穀繒采十二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補色重綠袍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瓠尚公主補曰史記作昆莫曰我老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補曰言此者

岑瓠遂妻公主昆莫死岑瓠代立岑瓠者官號也補曰官號不見前名軍

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

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補曰

仍其語音未必取意昆莫驕靡也錢氏大昕曰昆彌即昆莫彌莫聲相轉補曰

莫之為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為號也補曰

岑瓠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公主死補曰公主在烏孫漢復以

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補曰楚王戊景帝三年自殺妻岑瓠補曰在

瓠胡婦子泥靡尚小岑瓠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補曰季父大

祿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曰約待泥靡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

大祿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曰約待泥靡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

大祿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曰約待泥靡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

大祿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曰約待泥靡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

大祿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曰約待泥靡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

憂生三男兩女

補曰上言岑阡胡婦子是解憂配岑阡時無子女

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

車主

補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為王在地節中傳終言之

次曰大樂為左大將

補曰下又作左大將樂

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

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曰烏孫

有布就翎侯見張騫傳此若呼翎侯蓋如五翎侯之比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

補曰匈奴

使四千騎田車師與匈奴為一

補曰言二國并力

其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

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

補曰匈奴傳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初即位公

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補曰常惠傳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

言匈奴復連發

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

補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冠支將家屬闖入惡師居即此地按匈奴傳

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

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讀曰促補曰常惠傳

作使使脅求公主匈奴傳范明友乘烏桓敵擊之匈奴絲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

補曰劉向傳安民上書入國戶半

自給人馬五萬騎

補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萬騎是未得半故宣帝

紀但言國精兵

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

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

補曰匈奴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

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按宣帝紀是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

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

補曰據惠傳公主昆彌遣使因惠言是惠已自烏孫還至是又持節為使功臣表常

惠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顏君昭帝紀注云持節而為使

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

谷蠡王庭

補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傳注南面以西為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按匈奴傳蒲類將軍兵

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矣谷蠡宣帝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麗反顏君谷從服音

蠡音落奚反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

單于所常居此言庭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為最大故亦言庭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補曰常惠傳注引晉灼曰居次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顏君音行胡浪反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

名王犁汗

補曰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咸南犁汗王蓋次於賢王者左犁汗左或作右按在匈奴西以

右為都尉補曰都尉在干長千長騎將以下補曰匈奴傳諸二十四長亦

王相都尉當四萬級補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人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

戶且渠之屬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羸橐駝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補曰常惠傳

萬頭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羸橐駝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補曰常惠傳

餘人隨昆彌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曰功臣表長羅侯

傳因敘用兵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曰時公主亦應有賜

使奉宣帝時所元康二年補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

賜公主博具補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

今按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

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

便宜從事霍光薨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

叙龜茲事云常惠斬姑翼時烏孫公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得

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言復至烏孫不應烏孫

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以蕭望之傳推之傳云遷

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非長

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云

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為不可之詞非直謂為大鴻

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蕭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

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翼還京至元康二

年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

是元康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

不誤

結婚重親補曰謂結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

望之補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補曰蕭望之傳

結婚非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曰元康二年去本始又重絕故業

長策也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補曰取昆彌及太子補曰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補曰取昆彌及太子補曰

取當貴靡左右大將補曰汪校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曰

也宋祁校云越本弟下無子字按楚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

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東方朔傳董氏常

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補曰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

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尚有少弟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也宋祁校云越本弟下無子字按楚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師古曰舍止也補曰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師古曰舍止也補曰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師古曰舍止也補曰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師古曰舍止也補曰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師古曰舍止也補曰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師古曰舍止也補曰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補曰汲古閣使長羅侯補曰汲古閣光祿大夫惠為副補曰

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補曰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曰

之傳神爵二年遣長羅侯補曰門陽關也趙充國傳自敦煌至遼補曰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補曰本約補曰從岑卮之約蕭望之傳補曰立岑卮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曰

不與主和補曰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補曰

號曰狂補曰蕭望之傳補曰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補曰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補曰結補曰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補曰

讀日補曰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補曰

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補曰主在絕域贈送之使興發勞人其原起此天子補曰

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補曰生一男鳴靡不與主和補曰

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補曰也為和意之副侍子補曰

前所送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

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補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

娶胡補曰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

解去補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補曰漢遣中郎將張遵補曰蓋期補曰持醫藥治狂

王賜金二十斤采繒補曰百匹此繒字下似有奪文補曰因收和意昌係瑣補曰

注係瑣即補曰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補曰和意昌蓋繫在烏壘故從尉犂

今鎖索也補曰車騎將軍長史張翁補曰左右將軍皆有長史補曰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

之南補曰狂王狀補曰副遵送和意等還長安故翁留也下副使季都蓋亦同時使者

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摔主頭罵詈師古曰摔持其頭音材兀反補曰說文

下晉灼曰胡頭也蓋補曰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補曰

謂知醫者補曰狂王從十餘騎送之時已還故言別將補曰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及廝養補曰狂王從十餘騎送之時已還故言別將補曰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謂知醫者補曰狂王從十餘騎送之時已還故言別將補曰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謂知醫者補曰狂王從十餘騎送之時已還故言別將補曰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謂知醫者補曰狂王從十餘騎送之時已還故言別將補曰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謂知醫者補曰狂王從十餘騎送之時已還故言別將補曰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見便不發下蠶室補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委罪和意耳張翁季都之獲罪皆不知朝廷之意初肥

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補曰即今水嶺

以東至博羅圖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揚言母家匈奴兵來補曰北山之陰為今伊犁

皆匈奴也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

賢補曰據趙充國傳辛武賢以神爵元年自酒泉太守為破羌將軍二年五月罷歸酒泉太守官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是討烏就屠事

在甘露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面孟康曰大井六

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曰宋祁云面當作西通鑑注

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鞬侯井以西按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

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淖爾淖爾西渠轉穀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即大沙磧豈古六通渠遺跡歟初楚主侍者馮嫪

於黨河議行水運詳見余西域水道記中倉汪校作舍初楚主侍者馮嫪

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以為名補曰詩陳風倭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

僚本亦作嫪說文嫪女字也僚好貌方言針僚好也蓋僚嫪通婦人以為

美稱顏君訓能史書補曰通鑑注史吏也史書猶言史書按段氏曰漢人

慧未知所出謂隸書為史書故孝元帝孝成許皇后王尊嚴延年

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

護鄭吉補曰段會宗傳為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今鄭吉自神爵二年為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

未定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

小號補曰願得小宣帝徵夫人自問狀補曰此必鄭吉上書言之遣謁者竺次補曰謁者屬光

勲期門甘延壽為副補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期門比郎而為之副其送馮

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補曰通鑑詔烏就屠詣

長羅侯赤谷城補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

就屠為小昆彌補曰以長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補曰以上甘露元年事後

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

補曰烏就屠前與諸翎侯俱去

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

補曰

陳湯傳引軍分行別為六校顏君謂一校則別為一部軍

故稱校按辛慶忌傳時為右校丞是分左右三校歟

屯赤谷因為分

別其人民地界

補曰辛慶忌傳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欽侯戰陷陣卻敵蓋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補曰是時戶不足十二萬也以上當為二年事

然衆心皆附

小昆彌元貴靡鳴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

補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處衍烏字懷祖先生曰孫男女三人者公

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御覽引此無烏字

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

補曰按宣帝紀公主歸于三年冬

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

補曰宋祁校舊本主作第

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

補曰蓋黃龍元年

三孫因留守墳墓云

補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都者亦隨時見會

位在博士

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

師古曰言其尚幼少

馮夫人上書願使烏

孫隨公主來歸

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

補曰俗本送下有烏孫二字

都護韓

宣補曰韓宣代鄭吉當在元帝初

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

補曰通鑑注漢列侯

金印紫綬今特賜之

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

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

補曰段會宗傳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

為西域都護按竟寧元年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蓋延壽更還會宗代之

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

還之故安定也補曰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衆附小昆彌故亡畔

拊離今作撫循是拊撫古今字按事在成帝建始初

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

補曰按段會宗傳安日為會宗所立

日貳亡阻康居

補曰陳湯傳西

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議數日不決上召湯見宣室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

故事不過數日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即日貳攻圍之事按段會宗以竟寧元年為都護此事在建始元二

年王商時為右將軍言丞相誤

漢徙已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戍已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補曰屯姑墨為近烏孫

討焉

補曰以上為建始二年事

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

畔亡而投之補曰段會宗以建始二年更盡廉褒當以三年代都護廉褒廉褒見百官公卿表又傳常鄭甘陳段傳贊云廉因得以刺殺信稱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繪三百匹補曰以上為建始河平間事後安日為降

民所殺補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年段會宗漢立其弟末振將代補曰

宗傳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按會宗凡再為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末振將兄子校之是兄字誤時大昆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

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右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曰入牧疑當收租馬謂入所牧為稅猶今哈薩克部入內地牧馬每馬百一之類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

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補曰按段會宗傳在立末振漢欲以兵討

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曰段會宗傳不載此持金幣與都護圖方

略補曰段會宗之再為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始時此云都護或即舜歟

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補曰伊秩

靡或大樂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補曰為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

末振將補曰段會宗傳作末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

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犁靡補曰段會宗傳作烏犁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曰宋祁校越

校亦無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邱師古曰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

年也補曰段會宗傳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

番邱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

邱即手劍擊斬番邱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

孫即誅番邱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按此為會宗使西域之三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

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補曰以賞功責大祿大吏大

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補曰劉昭輿服志注引東

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墨綬末振將弟卑爰憲師古曰憲音竹二反補曰按匈奴傳哀

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

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援憲恐遣子趨遂為質匈

奴即其人也爰援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寔音欬噫之寔音灼日本共謀

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曰以番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捷之捷顏君以晉音是

借兼并兩昆彌補曰息夫躬傳烏孫兩昆彌弱早爰寔強盛居兩昆彌畏

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補曰段會宗哀帝元壽二年大

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補曰哀帝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

若鞮單于為烏珠留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

弱補曰按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外卑爰寔侵陵補曰謂侵都護孫建襲

殺之補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

勞且無寧歲師古曰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補曰王莽傳始建國五

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

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

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

姑墨國補曰莽曰積善見袁宏紀後魏書作姑默唐西王治南城補曰後

傳姑墨有石城唐西域記跋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龜茲

長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

陽關三千九百五十八里百人補曰漢紀不言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

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補曰宋祁校云監本作千二十里晏

之當作千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沙磧至于闐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

北與烏孫接補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出銅鐵雌黃補曰今滴水崖東通

龜茲六百七十里補曰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土宜氣序人性風王莽時姑

墨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補曰亦以壤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温宿領者本因漢

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

氏道上郡有龜茲縣蓋亦類此龜茲里數積

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 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

人補曰漢紀以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

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當西至尉頭三百里補曰後

頭在溫宿北蓋西兼北也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曰水經注水導姑墨西北歷

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補曰漸近東通

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曰後魏書溫宿在姑默西北今

龜茲國補曰唐書龜茲一曰邱茲一曰屈茲唐西域王治延城補曰後書

引作居延城唐書王居伊邏盧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後書班超及梁懂傳龜茲又有它乾城按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

龜茲二大河者今海都河及舊時龜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補曰據改

去陽關三千二百八十八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

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曰漢紀以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

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補曰後書班超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

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補曰龜茲四達卻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補曰蓋亦分南與精絕補曰亦隔東南與且末補曰後書班超

且末是奪南字西南與杆彌師古曰杆音烏補曰杆北與烏孫補曰據後魏書龜

山陽烏孫得居之西與姑墨接補曰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

墨六百能鑄冶補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澡灌一口有銘有鉛補曰唐西

黃金銅鐵鉛錫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補曰三蓋五字之訛見下焉

烏壘補曰水經注云治烏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補曰亦城都

尉補曰蓋掌一城之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補曰雖言同治應別有垣

城中別為鎮城之類據後傳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補曰水經注於渠

都護在埒婁城或別城名歟

十二

壘三百三十里是酈氏所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

渠犁 補曰武帝紀天漢二年渠黎城都尉一人補曰水經注言龜茲東川水與西川枝水合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酈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為渠

犁田官之城是田官不與渠犁同城之證第渠犁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龜茲之南按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是故城或超所居耳

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

東北與尉犁 補曰敦薨水自今博斯騰淖爾溢東

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 補曰且末之通精絕二千

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

十里 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

驗知其不然敦薨水即今海都河水經注亦明言出焉者之北敦薨之山其水不得至龜茲一也渠犁在烏壘東南大河敦薨水去之尚遠不得逕其國

西二也龜茲東川正由渠犁東南入大河敦薨水果出渠犁西則隔于東

川無由達河三也蓋敦薨所經者尉犁之西水經注所謂敦薨之水自西

海逕尉犁國者也渠與尉相亂耳此云西有河謂龜茲東川今之烏恰爾

薩伊河水經注云東川水逕烏壘南又東南注大河所謂烏壘南即渠犁

之西今烏恰爾薩依河已不與大河通而故道尚存由渠犁之西沂河可

達龜茲東界知水經注所引史記即此傳文者馮商等撰漢書在哀平間

猶名史記至明帝時猶稱班固私作史記故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

田渠犁 補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 **是時軍旅連出師**

行三十二年 補曰自元光二年賣馬邑誘單于絕和親為用兵之始 **海內**

虛耗 補曰張湯傳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

利以軍降匈奴 補曰武帝紀征和二年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征和二年即單于

六年匈奴傳又云其年貳師降是以貳師降為二年事 **上既悔遠征伐而**

搜粟都尉桑宏羊 補曰搜粟百官公卿表又作馭粟桑宏羊 **與丞相御史**

補曰通鑑繫此事征和四年其時丞 **奏言故輪臺以東** 補曰輪臺國為貳

相為田千秋御史大夫為商印成 **捷枝渠犁皆故國** 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逕龜

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 **捷枝渠犁皆故國** 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逕龜

積黎當即捷枝是渠犁在今庫車城東 **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南捷枝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捷枝 **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補曰皆引河水溉之魏書云輪臺南三 **處温和田美** 補曰今回

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 **處温和田美** 補曰今回

可益通

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

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曰吳氏仁傑曰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

多為佳耳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旁國少此故貴黃金綵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

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黃金荀悅漢紀作黃鐵吳氏仁傑曰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呂刑其

皆今之銅也采繒漢紀作錦繒顧氏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乏懷祖先

生曰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綵繒易穀于他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

而衍顧氏謂當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

作可不乏非也 **各舉圖地形** 補曰李陵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舉圖

一校尉漢紀作二人 **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 師古曰益多也補曰冊府元龜引

蓋多也在酒泉下似至酒泉為句 **張掖酒泉** 張掖酒泉

遣騎假司馬為斥候 補曰軍法部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

候望屬校尉皆領於校尉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

也 **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

出使用車者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又曰遽此騎置猶說文言置驛田一

注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按置傳驛者謂分置傳與置驛也

日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其累重匈奴傳匈奴悉遠其累重按劉屈氂傳重

馬傷耗顏君注曰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得稱重魏晉間又或稱為累

如樂賫不得奉攜尊累是也 **就畜積為本業** 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曰即一

募民敢徙如今新疆之客戶 **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 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西南流逕連城

業 **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 補曰通鑑注時烏孫王尙公主

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 **臣謹遣徵事臣昌**

分部行邊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補曰昭帝紀有丞相徵事任

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勅賀正月衛

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按徵事以二千 **嚴勅太守都尉** 補曰前漢

石不以臧罪免者為之則臣昌或即郭昌歟 **選士馬謹斥候蓄菱草** 補曰郡有

太守有 **明燄火** 補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

都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 補曰蓋以貳師降恐 **臣昧死**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十四

請補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百五十為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

姓猶不加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西於車師千餘里師前部西南一千三四百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灼

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據後傳事在征和四年危須尉犁樓蘭

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者歟

室不遣是別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

各自將補曰六國之王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

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向苦乏食不足

以歸者不足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自給言道遠玉門迎軍補曰明年始置敦吏卒起張掖不甚遠門迎軍又使張掖吏卒

至酒泉接應二郡然尙厮留甚眾師古曰厮留言其前後離厮不相逮及

字曩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補曰城下蓋長城馳

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

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馳言者馳馬

東言也松按匈奴傳衛律謀鑿城藏穀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

之秦又漢使者久留不還補曰通鑑注久留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

遣之補曰汪校與下無欲以為使者威重也補曰即留匈奴之使古者卿

大夫與謀師古曰與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

所言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

者是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

者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

者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

者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

者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

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補曰御史謂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
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
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郎議郎中郎
侍郎郎中文學郎大夫郎之堪備顧問者武帝紀曰淮南衡山修文學
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補曰郡屬國都尉謂郡守及郡屬國
別是皆以虜自縛其馬不詳甚哉補曰馬見縛或以為欲以見彊師古曰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
補曰亦圍者籍馬秣之意宋祁曰別本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其夸張也
欲字下有式字劉蹟考異無式字故除之
易之補曰謂以易卜之張卦得大過爻在九
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
過乾老坤生坤為鬼方震補曰此占者之詞凡對縛馬書者有
為驚走故曰匈奴困敗此三說以下又雜考之星氣占筮也
懷祖先生曰匈奴上脫曰字曰者眾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公車方士
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有曰字公車方士

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補曰通鑑注公車方士方士之待
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眠祲者皆屬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
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丞治直之翻

之時後不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蒲山
可再得也師古曰蒲山名也蒲古金字補曰按說文以

之或字卦諸將貳師最吉懷祖先生曰師古所說于文義不順卦當作卜

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故朕親發貳師下

蒲山補曰按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則蒲山者五原塞外

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補曰惠氏

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魂故

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為應故云應克重合侯得

虜候者補曰是時重合侯莽通將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

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羊牛補曰匈奴傳

蓋匈奴有此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

一將不吉補曰漢將尚有商邱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師古曰能

鼂錯傳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失一狼走千羊補曰此亦述匈奴之言謂因失一

喻士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補逝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補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阻之處開通

君注曰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依說文當作隧謂塞上亭守禦火者也後書西羌傳作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補曰詩大雅傳云優渥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補

百官公卿表征和四年大鴻臚戴仁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

坐祝詛誅淮陽太守田廣明為鴻臚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為况今大漢且匈奴得漢

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

而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

搜索者恐其挾兵刃今邊塞未正闕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辛苦

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出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補曰顏君

武帝紀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此上集蓋即上

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

也言上集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日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何

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曰生口虜虜之生得者不得分為二也當今務在

禁苛暴補曰禁長止擅賦補曰通鑑注漢有力本農補曰謂勸修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

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

反補曰亭養牝馬又見昭帝紀應劭注顏君所說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

也邊馬有額馬死略盡故補之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

富養民也補曰據外戚恩澤侯表車千秋以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通鑑

故取其嘉名也按車千秋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初貳

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

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

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

得受杆彌質補曰匈奴背漢受樓蘭 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

羊前議補曰武帝時欲田 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補曰即三將軍田輪

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補曰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 龜茲貴人姑翼謂其

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補曰輪臺為今玉古爾地在庫車城東三百二十里庫車城南即龜茲故國 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補曰如陰未赴之為 漢未能征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補曰事在元年 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補曰

常惠傳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合五萬人攻龜茲補曰

以前殺校尉賴丹補曰常惠傳兵未合先遣 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

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請惠惠斬之補曰按常惠傳 時烏孫公主

遣女來至京師補曰楚主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補曰漢制郎中令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

郎將號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郡國舉孝廉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 送主女過龜茲補曰

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

補曰宗室謂宗女按劉昭禮儀志載正月上陵禮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會陵又大喪禮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是

宗女有朝 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補曰

主女為昆弟不敢質言壻也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補曰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

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王

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補曰用公主之儀當 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此蓋寵之如

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善仲長統傳琦賂寶貨注引抱朴子 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

日片玉可以琦數千萬者言其直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六

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補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官司馬內百官

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撞鍾鼓補曰劉

志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

龜茲王所謂贏也補曰說文贏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為

承德自謂漢外孫補曰弟史號稱公主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

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補曰渠犁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犁止三

誤或中隔敦薨溢出之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補曰據傳鄭吉從尉犁至

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補曰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補曰

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

都護治所三百里補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犁西北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補曰危須城當在今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補曰

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補曰

擊胡侯擊胡都尉補曰匈奴常在焉者危須尉擊胡官左右

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

者百里補曰水經注云逕出焉者之東導于危須國西是焉者在西危

焉者國補曰西域記作阿耨尼國東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補

即焉者之轉猶之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也後書作南

焉者之西經流焉者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

為二左右焉者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按敦薨水今

日海都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入淖爾之處分為二又有

故後書班超傳言焉者有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

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水葦橋大澤均海都河

所瀦也今既無敦薨分出同入淖爾之水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

十里有舊城雉堞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里城疑為員渠遺址後魏書

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里隋書云漢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補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

時舊國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焉

者在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按故瓜州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陽關又在瓜州西南補曰漢紀以為次

千餘擊胡侯郤胡侯輔國侯補曰後書班超左右將左將北韃支左侯元

孟左候蓋屬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曰後魏

于左右將者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曰後魏

義王次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為歸義君而處於焉

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補曰蓋亦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

里補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

敦薨水是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南至尉犁百里

後書班超傳超自龜茲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

尉犁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按尉犁去烏壘三

百里焉耆須經尉犁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犁二北與烏孫接補曰

之東境近海水多魚補曰水經注引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烏史記者即

止此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為海今日博斯騰淖爾後書云有海

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魏書云員渠城南去海十里班超

傳國相腹久等懼誅亡入海是也

烏貪訾離國補曰以下諸國為車師及匈奴故地皆旁王治于婁谷

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訾離在後國西千六百六十里按車

師已分為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後國幅員尚千餘里計車師分國卑

陸且彌相距不過百里烏貪訾離以四十戶小國約在車師西三四去長

安萬三百三十里補曰此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

漢紀以為小國傳言降眾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

千七百人或都護散處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訾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

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貪訾離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

不能南接且彌西與烏孫接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莫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漢紀以為小國傳言降眾

千七百人或都護散處之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訾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

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貪訾離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

單陸國

補曰三國志注引魏略單作畢字形之誤

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師古曰乾音干補曰武帝紀注晉灼曰天山近

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君曰即祁連山後書實固傳注以爲折羅漫山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又於班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既言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按晉氏顏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里坤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考匈奴傳重合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是山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郡下之說非也後書蒲類國在柳中西北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淖爾南之山爲天山蓋誤於章懷實固傳注亦未爲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騎將軍出隴西過焉者山焉者即哈喇沙爾特標焉者山明其爲大山御覽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即焉者別言祁連與焉支者互文見義耳水經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山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地既遠於車師且此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地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乾當國劉奉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國計之單陸前後國去長安約八千三百里乃得南接車師戶二百七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一十二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補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都護道里與前國差等單陸後國

補曰分爲後國猶烏孫之有大王治番渠類谷

補曰去長安數不足據而就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八十七百一十里

補曰更小於單陸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

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

補曰都尉譯長皆少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

補曰單陸不言是後國一將則同單陸也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補曰蓋車師前國郁立師國

補曰後書作郁立國王治內咄谷

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

補曰國在單陸後國之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

補曰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三十一

以此傳言是後城長在車師後國西西與單陸北與匈奴接補曰後書云後為車師所滅

單桓國補曰霍去病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注王治單桓城補曰不在山中

城故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補曰據改定車師後國里戶三十七口百

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聚落之小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補曰後書云後為車師所滅蒲類國補曰後書云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

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為國蓋王治

立國之始因海為名國既移徙遺民逃亡天山之西仍存舊號也

天山西疏榆谷補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為塞朔方有長榆塞謂之榆

者往往有之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補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安八千一百

七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焉者去戶三百二十五口

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補曰焉耆去烏壘四

數懸絕疑有誤字後書云盧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補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王補曰前國尚知田作故有去長

安八千六百三十里補曰當亦九千餘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

人補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輔國侯

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天去長安八千

六百七十里補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

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補曰大於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里數有誤約八百里也

東且彌國王補曰後書班勇傳勇斬後部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

軍就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

千二百五十里補曰按後書東且彌去柳中八百里是去長安八千九百七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

四十八補曰四十八通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按後書云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

二千餘人蓋并西且彌而強盛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

十七里補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也後書云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曰去陽關四千七十里戶九十

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在卑陸之西則去都護當千或千一百也

狐胡國補曰懷祖先主曰狐胡當依御覽所引作孤胡字之誤也王治車師柳谷補曰唐書地理志自交河縣北入谷百三

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是狐胡在前部北後部南懷祖先生曰狐胡與車

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

無師字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補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入谷六十五

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四十七當作七十至焉耆七百

七十里補曰不言西者蒙上為文據此傳知狐胡去交河城六十

山國王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補曰已見上注當作墨山國王治墨山城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補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輔以為小國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曰去都護當五百四十

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補曰墨山在尉犁東則去危須近而焉耆遠里

數有誤東南與鄯善且末接補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淖爾南岸東山出鐵民

山居補曰博斯騰淖爾南岸皆山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補曰水經注言龍城地廣千

可耕故寄田歟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補曰唐書地理志交

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

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逕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逕城西至

城南三十餘里入沙而伏補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交河

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去陽關三千七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後書云領戶

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

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曰車師叛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烏壘四百

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曰亦蒙上西南為文以今驛程計之則一千里

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蓋因自博羅圖山改設臺站故迂遠也焉耆去柳

車師後國王補曰汪校作後王國治務塗谷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即今濟木薩地唐之北庭都護府也通鑑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為

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浮圖即務塗之轉音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

中今濟木薩城北五里有破城為唐都護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

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今城之南也後書班勇傳後部有金且谷西

城傳有且固城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曰後書務塗谷去洛陽九千六百二

百五十里以此減之則去長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

八百九十人補曰蓋小于前國後書云領戶四擊胡侯補曰傳有輔國侯

輔國侯後書後左右將補曰又有後部侯炭遮蓋屬于左右將者左右都尉

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補曰

程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漢時由前部以至後

車師都尉國補曰此蓋漢置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補曰按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

耳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八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

者介和王為開陵侯補曰功臣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接傳文似以天漢

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補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匈奴

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補曰按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

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

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繼以李陵敗降補曰當從武帝紀及功臣表李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漢未得車師補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城廣利傳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補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城出西河此獨言馬通惟通出酒泉過車師也匈奴補曰今巴里坤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奴傳作莽通補曰今巴里坤道過車師北補曰今巴里坤至迪化州路

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補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闔陵侯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此漢爭車師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

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遠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曰顏君此注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據武帝紀為序武牙漢書作虎牙顏君避唐諱改

通於漢補曰此漢爭車師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匈奴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補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二年漢地節元年事凡三年

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師古曰熹音許吏反補曰鄭吉傳吉將免刑罪以從軍數出西域為郎熹喜古今字將免刑罪人補曰通鑑注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補曰據傳此為地節二年秋匈奴傳以為事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補曰下言

三校尉以五百人為校補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補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未得會軍食

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

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補曰按匈奴傳言左右賢王左右谷蠡亦稱諸侯匈奴傳言匈奴西邊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諸侯是也匈奴有東蒲類王補曰今吐魯番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有勝金口地

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補曰匈奴傳勒兵逢擊匈奴不敢前

烏孫顏君注以兵逆之

吉憲即留一候補曰所與卒二十人留守王補曰留守石城吉等引兵歸

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

渠犂補曰就東奏事補曰吉蓋奏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

以安西國侵匈奴補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吉傳推之吉遷衛司

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補

此非本年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補曰別使吏卒之在渠

傳終言之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

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即此傳二年事也得降者言補曰自此以下據

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漢田車師始此通鑑為元康二年

事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補曰前國為今吐魯近匈奴使漢得之多

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補曰此校

熹非屯田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補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

之三校尉師城中補曰蓋匈奴將補曰左即其城下謂吉日師古曰單于必爭此地

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補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與韃各六千騎後常

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補曰前國去烏壘千

壘南三百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菟反補曰河謂敦薨北近匈奴漢

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

田者補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

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

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

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公卿者魏相等也將張掖酒泉騎出

節護烏孫兵三也本始四年賜烏孫四也并此為五補曰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

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曰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

有兵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

字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補曰匈奴

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補曰匈奴怨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

在焉者者立以為王補曰據下傳蓋漢殺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

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補曰此

師者五漢得其地補曰貴其後漢使侍郎殷廣得責烏孫補曰貴其求車師王烏孫貴

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漢求

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

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錢氏大昕云烏貴者車師王之名

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為

句將詣闕三字為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為

之說非也松按將詣闕猶鄭吉傳言將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

也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補曰通鑑注曰元康二年以車師

故地松按當并徙還前王而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

後國之建窳亦於此時也

門關往來差近補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戊巳校尉徐

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補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

省道里之半改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補以道當為挂置師古曰挂

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已故心不便也挂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

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挂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當道為挂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

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挂置猶言儲侍松按釋言云挂挂也說文

作楷柱挂置即指挂置為指之假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

借字耳宋祁曰通典道下有通字

補曰在匈奴南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補曰

故與南將軍接姑句數以牛羊賕吏補曰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

者今之求出不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瓠師古曰瓠謂姑句曰

蓋往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利以用

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補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斃其中尤困者因

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按元歐陽圭齋高昌契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為和綽也哈刺

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

此北入山為後部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曰姑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

東出即匈奴境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曰姑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

寐反補曰後書西羌傳羌爰劍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九種在賜支河首

以西及在蜀漢徵北參狼種在武都釐牛種在越巂白馬種在廣漢又有

五十二種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

管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水源

欽補曰按匈奴傳言時漢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補曰

破也破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

關首欽

上書言狀補曰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

王昌等使匈奴補曰匈奴傳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補曰顏君匈奴傳注曰既單于謝罪補曰匈奴傳單于曰

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

有降者不得收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

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

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

單于叩頭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補曰二王匈奴莽使中郎王萌補曰匈奴傳作中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補曰

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單于遣使送補曰匈奴傳因請其罪師古曰請

使者以聞莽不聽補曰匈奴傳作詔不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補曰

會陳兵補曰當作以廣新公甄

以示威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補曰當作

豐為右伯補曰按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封甄豐為廣新公二年以符當出

西域補曰王莽傳拜豐為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

泥支謀日師古曰鞮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菱

導譯補曰導鄉導前五威將過補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

譯譯語者

音丁奚反

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五

天

威將乘軋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鷲鳥之毛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師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其東出者至元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者諭徼外歷益州所給使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補欲亡入

匈奴戊已校尉刁護聞之師古曰刁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墾婁城師古曰墾婁城名墾音劣婁音樓補曰當置離人民知其不還

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

驅畜產補曰驅匈奴傳作歐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是時莽易單于

璽單于恨怒補曰匈奴傳建國元年易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豐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

怨恨王莽傳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補曰匈奴傳城作威顏君注後成車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補曰匈奴傳城作威顏君注後成車

之後城長國傷都護司馬補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校尉及狐蘭兵復還

入匈奴補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時戊已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

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補曰劉昭百官志戊已校尉

人按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

戊已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

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為比二千石戊已校尉以六百石

為之屬職同于長史故後書即稱戊已校尉為長史則此二史者或戊已

之副非其屬官也司馬丞韓元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補曰戊已校尉屬有

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

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

文壘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壘此分言者壁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

非一處故互言之領諸壁壘即所謂總知營事頗背叛補曰是時西域騷動向未顯然背叛始著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

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即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燹火也補曰亭置燹之

地即傳所謂亭燹為燹火者假為寇

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補曰

匈奴

匈奴

匈奴

傳作劫略吏卒數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古然字補曰即燔積薪校尉開門擊鼓收

吏士補曰見漢火故收吏士使入府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

補曰殺刁護四子及其昆弟之子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補曰即校尉府

所在也按傳言姑句馳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匈奴車師共圍戊己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戊己校尉之圍而破車師遣人與

於交河城是也班超再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南將軍以二千

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

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補曰按匈奴傳元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零吾水上田故惟以良帶二人為都

尉烏賁都尉匈奴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泰西域將欽上言九

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後三歲單于

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是其事也建者孫建欽者但欽師古曰索音

死補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以綏和元年死弟烏索單于成立師古曰索音

立匈奴傳云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

按匈奴傳咸為呼韓邪少子始建國二年莽拜咸為孝單于匈奴傳匈奴

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與

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

幣賂單于補曰匈奴傳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

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

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補曰王莽傳莽

北令吏民會觀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曰欺詐謂前給言匈奴大擊

北邊補曰匈奴傳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而西域亦瓦解焉者國近匈奴先叛殺都

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曰按莽傳事紀作李宗天鳳三年迺遣五威將王駿補曰王莽

將西域都護李崇紀作李宗補曰後漢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

送兵穀補曰謂助兵與食兵如莎車龜茲兵是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

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

反間還其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已校尉郭欽別將兵

尉郭欽 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兵還

欽為剽胡子 鄧展曰剽音衫師古曰剽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剽轉寫誤

絕其命蓋作剽者尚書正字衛包改剽作剽從刀刀又誤作力遂相承用

勤而剽廢矣王莽傳將遣大司空征伐剽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拜欽為填

外將軍又封何封為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 補曰近都護者龜茲為大國故依以為重數年

集胡男皆見莽傳 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 補曰漢書衛霍傳後凡

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 年漢兵誅莽凡八年 補曰據哀平間分五十五國除

國五十 去不屬都護者五國故曰五十 自譯長 補曰十九人 城長 補曰三人 君 補曰

名者二 監 補曰以監 吏 補曰以吏 大祿 補曰一人 百長 補曰無 千長 補曰八人 都尉 補曰

十二人 以都尉名者 且渠 補曰二人 當戶 補曰無 將相至侯王 補曰將四十九人相一人 皆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 補曰此即匈奴傳所謂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屬都護者其數益懸百 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

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 補曰若康居貢獻則都護吏 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 補曰漢紀武帝篇全錄此文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 師古曰圖謀也補

患其兼從西國 師古曰從 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 補曰後書

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懷祖先生曰

曲當為西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通典御覽引竝作河西西郡漢紀作

四郡玉門下 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

漢紀有關字 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班超傳 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

注云南面以西為右也漢紀匈奴下有之字 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

漠北武帝紀注應劭曰幕沙幕 遭值文景元默養民五世 補曰高惠文景

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 故能睹犀布 補曰漢紀故能下有積羣貨三字懷祖先生曰布當為

頭不入數 琯則建珠崖七郡 師古曰琯音代琯音妹補曰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犀

象毒琯珠璣銀銅果布之湊建珠崖七郡漢紀作開隄

為朱崖七郡按武帝紀及地理志元鼎六年定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元帝時始棄珠厓儋耳兩郡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數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

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西北牂柯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蒙上書言通夜郎道置鍵為郡其後西南夷數反

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慕中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天子乃令王然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地理志牂柯郡越嶲郡皆元鼎六年開

本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宮如淳曰文甲即璆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補曰文甲通犀漢紀作文貝犀象東方朔傳宮人簪璆瑁垂珠璣蒲梢龍文魚

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馬音所交反補曰賦駙承華之蒲梢說文馮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吉皇之乘此龍文

者謂其文似龍猶驪駉文如鼉魚矣爾雅馬二目白魚西京雜記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鑰石以緣地五色錦為蔽泥漢舊儀中

黃門駙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果下馬顏注梢馬音當作蒲梢馬名梢音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圍師古曰鉅亦大補曰漢紀作

於外圍本紀元狩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二年南越獻馴象

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灑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疏方

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上林苑方三百里穿昆明池補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

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麾蓋營千門萬戶之宮西三輔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立神明

通天之臺補曰神明臺在建章宮閭闔門內通天臺亦曰候神臺又曰望者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傳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

顏君此注蓋用應說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落以隋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補曰漢紀作絡

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

黼黻不得言負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名補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司也處漢紀作居

馬門內其水來自未央宮自

未央北墉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墉經長秋觀大夏殿之北滙為池三
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太
平寰宇記云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按三
輔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言酒池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
漢設 **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國名也李奇
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
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
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
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
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
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
視讀曰示觀視者視之令觀也補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賦武帝紀
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
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
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為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
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
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因用之正且唯無角
抵耳巴俞並 **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補曰食貨志渾
用於大喪禮 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費凡百餘鉅萬天子
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費凡百餘鉅萬天子
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

衣食仰給縣 **至於用度不足迺權酒酤筦鹽鐵** 補曰本紀天漢三年初權
官縣官不給 鑄白金造皮幣 補曰本紀元狩四年

陽孔僅為大農丞乘傳舉行天下鹽 鑄白金造皮幣 補曰本紀元狩四年
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 有司請收銀錫造白
金及皮幣以足用按食貨志白鹿皮方尺緣以續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
銀錫白金三品一日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日以重差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 **算至車船** 補曰漢紀作船車本紀元光六年冬初
攜之其文龜直三百 **算至車船** 補曰漢紀作船車本紀元光六年冬初
騎士輜車一算商人輜車 **租及六畜** 補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為 **民力屈財**

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租及六畜** 補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為 **民力屈財**
用竭 補曰古曰屈音其勿反 **因之以凶年** 補曰食貨志是時山東被河災及
里 **寇盜並起** 補曰通考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

然後勝之 補曰漢紀作衣繡衣持斧鉞斬斷于郡國本紀天漢二年泰山
衣繡衣杖斧 **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

哉 補曰通考引而作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

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補曰淮南

王諫伐閩

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補曰淮南

王諫伐閩

王諫伐閩

王諫伐閩

王諫伐閩

王諫伐閩

王諫伐閩

王諫伐閩

王諫伐閩

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揚雄論見匈奴傳漢紀作分別區域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域禹既就

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魏書西域傳序引非上威服作非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

奴徒能得統作總此言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西域之無益于匈奴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與漢隔絕道里又遠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漢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

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補曰後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

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引作聖人遠鑑古今師古曰西戎卽序說以在前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

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師古曰西戎卽序說以在前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

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補曰孟堅生于建武八年

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爲聖上者史通云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爲漢書紀表志傳

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事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可見漢書之傳多有叔皮所作贊稱聖上爲叔皮之

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于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年詳也注成王問周公汪校本成作至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一

